

创伤,“褒奖自发选择民主道路的国家”,并请瓦文萨等东欧“民主人士”现场“传播东欧转型的成功经验”,试图为这场战争贴上“民主”、“进步”的标签。但是众所周知,社会进步和转型离不开各个国家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契约,各国的社会结构和人民群众将最终决定本国社会进步的方式和进程。外来的武装干预和强行压制只能充当最好的反面教员,而且压制越是暴烈,反抗越是强烈。

中国在利比亚战争中的利益不能仅仅用数字和实物来计算,因为这样的利益是可以通过互换来实现的。利比亚战争中显示出来的“规则”和“方式”倘若可以复制、传播和放大,将会给整个人类造成难以置换的利益损失。值得关注的是:利比亚战争是在缺乏确凿的“反人类”证据的情况下,由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草率发动的。这种公然挑战国际法的战争如果成为常态,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就会遭到扭曲,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准则就会被破坏。即使是战争发动国的人民,最终也不会认同这种动辄就对外进行军事干涉的国际秩序。所以,无论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都应当利用一切机会,不遗余力地使用和平、外交、谈判、协商等手段,致力于恢复健康、和平的国际秩序。

奥巴马发动利比亚战争的动因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自 2011 年 3 月 19 日西方国家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以来,战争已经持续数月。北约从美国接过战争指挥权后,西方政界和军界的领导人们都公开表态说,这场战争是无法速战速决的。笔者无法判断这场战争是否会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一样持续数年,但却联想到一个问题,即在看不到能否赢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前景下,为什么奥巴马还要再发动一场很可能仍然赢不了的战争呢?这似乎难以用理性选择的理论进行解释。

战争没发生之前,包括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内的许多美国战略家都公开告知公众,美国至今结束不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意味着在无力同时赢得这两场战争情况下,更不可能同时赢得再加上利比亚的三场战争。他甚至说:

“只有白痴才会鼓动总统进行这场战争。”然而,这种浅显的道理却不能阻止奥巴马做出发动利比亚战争的决策。

战争发生前,美国的一些共和党人士就告诫奥巴马政府,利比亚不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是太平洋地区。还有人提出美国应尽快从中东撤军,加强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防范。

美国下届大选是2012年12月。将利比亚战争持续进行,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利于奥巴马争取选民的。奥巴马当初竞选的政治承诺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撤军、减少军费开支用于恢复美国经济。如果利比亚战争持续到2012年12月,美国军费开支将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这无论如何都会对他的大选产生负面影响。奥巴马似乎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战争开始不到一周,他就承诺要将战争指挥权交给北约,不想陷入太深。后来当将军们告之不出动地面部队是无法赢得这场战争时,奥巴马坚决表示不会派地面部队参战。

奥巴马政府所宣布的发动利比亚战争的理由是联合国授权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以防止卡扎菲政府屠杀平民。一位曾在小布什政府中任职的高官说,他与卡扎菲相认识,为了劝阻奥巴马发动利比亚战争,他告诉奥巴马政府卡扎菲政权具有特殊性,他不会大规模屠杀民众。无论这是否属于马后炮的评论,但根据新闻报道,自伊拉克发生反政府示威以来,卡扎菲的军队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远少于叙利亚、也门等其他中东国家,甚至有关北约对利比亚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报道也比卡扎菲军队杀害平民的报道多。

当我们无法从扩大收益的角度理解奥巴马发动这场战争的行为时,我们只能转向从减少损失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决策。也就是说,奥巴马明知发动这场战争无利可图,但为了防止不发动这场战争带来的更大损失,还是下决心进行这场不打算赢也不想大打的战争。此外,奥巴马在决策上瞻前顾后的个人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中东政策,即不想加强美国在中东的主导权,但又担心它下降太快而遭受国内的批评。

那么不发动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会有什么更大的损失呢?笔者认为,就是会加快美国在中东地区主导地位的衰落。奥巴马在国内已经面临反对派的攻击,说他放弃美国的价值观,放弃美国的特殊地位。在这些压力下,奥巴马不得不在国情咨文中说,绝不能允许美国成为世界第二,不得不重新强调要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这些不得已的政治表态所反映出的奥巴马的真实看法可能

是,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是不可避免,而且在他的任期内这种下降趋势是无法挽回的。因此,他的中东政策目标既不是增强也不是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而仅是减缓美国主导地位的下降速度。

从奥巴马 2011 年 5 月 20 日的中东政策讲话中,也能看出他对中东问题的心态。这个讲话表述了一个多说少做的中东政策。口头上他强调支持中东“民主变革”的立场,但有关行动却非常谨慎。他明确提出,美国对反政府力量的支持将不是经援而是贸易和投资;军事上不提向利比亚出动地面部队的事,而是说要按计划于 2011 年 7 月从阿富汗撤军。唯一得到阿拉伯国家肯定的政策是,他放弃了美国的长期立场,要求以色列以 1967 年的边界为基础与巴基斯坦谈判。然而,当他为此受到以色列和国内的严厉批评仅三天,又改口说巴以谈判的边界是与 1967 年边界不同的。奥巴马所宣示的中东政策被中东国家认为是假朋友政策,即以好听的政治表态来弥补行动的不足。奥巴马最近对欧洲盟友的访问,显然是想让欧洲大国承担更多的利比亚战争责任,而美国无意对此投入更多力量。

法国为何要积极推翻卡扎菲政权?

丁一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从率先承认利比亚的反对派到积极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达成对利比亚实行“禁飞区”的决议,进而带领北约空军对卡扎菲的军队进行轮番轰炸,法国在努力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上似乎出尽了风头。

回顾 2007 年,法国总统萨科齐热情地在巴黎欢迎卡扎菲,以国事访问规格招待。因卡扎菲喜欢住帐篷,法国政府就破天荒地让他把帐篷扎在了总统府爱丽舍宫的草坪上。萨科齐称卡扎菲为“朋友”,并允诺要向利比亚提供民用核能技术,因为卡扎菲政权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后,主动交出了自己发展核武器的设备与图纸,被认作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典型。

时隔不到 4 年,法国总统萨科齐的态度为何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变呢?事情还要从突尼斯、埃及的动乱说起。在突尼斯民众动乱爆发时,法国当局措手不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29 No. 3 June 2011

ARTICLES

1 Feature: The Libyan Crisis

ZHOU Hong et al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starts with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at sprea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hich will undoubtedly leave significant imprints on the future world patter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which has thus drawn close attention and great concerns from the Chinese scholars. In view of thi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jointly with the Society of European Political Studies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European Studies, invites some Chinese scholars to make an analysis of and give their comments on the Libyan Crisis both from the attitudes and actions of such powers as the US, France and Germany and from the strategic standpoints of the EU and NATO. At the same time, some other scholars approach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law and China's diplomacy. It is aimed to promote further researches and wide-ranging discussions on the Libyan Crisis and try to establish a new model for the Chinese academia to respond to the hot international issues.

33 Public Power and EU Soft Governance

GAO Qiqi

The theory on public-power-decentralization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major trend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tudies. Public power is defined as a power capable of enforcing coercion and forming norms in the name of the common will within a certain scope. This paper intends to find out the function of public power in EU governanc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its soft governanc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EU's hard governance is mainly promoted by public power and that its soft governance by self-discipline and self-identific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However, the finding of this paper is that public power is also necessary in EU soft governanc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nstead of rejecting the public power, polycentric governance must be